

高铁驶进我家乡

——写在张吉怀高铁通车的日子

谭滔

我的幸福注定要刻上这天的日历
我的骄傲注定要拨动狂跳的心弦
公元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这一天寂静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
都饱含着深情的泪水
期盼着，期盼着
电掣般的高铁驶进我家乡

拔地而起的高铁新站
锣鼓喧天，彩旗招展
宽敞明亮的站台
站满了欢欣鼓舞的父老乡亲
千万双眼睛注视着同一个方向
千万颗心等待聆听汽笛的长鸣

来了，来了
一条巨龙飞奔而来
人群攒动，欢呼声如潮
大家争先恐后地目睹你的容颜
高贵，威严，每颗螺丝都是国产
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高铁
这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复兴号
这是满载希望和幸福的航船
今天我的僻远的小山村
就要乘上你的翅膀，飞奔向前



能吃辣椒会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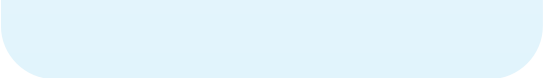
(歌词)

邹树德

一山秀五岳
一叶红潇湘
一眼千年看岳麓
悠悠韶乐湘韵长
洞庭一湖盛四水
湘江总北上

击水三千里
十里芳草香
雄文诗卷唤风云
三湘沃土豪情壮
一简一牍留墨色
天空任翱翔

放眼看世界
心中有骄阳
蔡伦一纸载春秋
千古风流读华章
能吃辣椒会出书
守正创新敢担当
卷帙传薪火
出版耀荣光



骆志平

母亲如果还健在，今年正好年满九十，母亲1995年中秋前夕走的，那年中秋起，月亮就再也没有圆圆地来过我的窗棂前。

沿着来时的路，去寻找母亲的慈爱，对母亲的记忆便会从老家土坯墙的裂缝中源源不断流淌出来，老屋是爷爷辈上传承下来的一栋很大的土坯房，父亲在兄弟里排行最小，和母亲成家时也就分到了两间偏房，我和两个哥哥就是出生在这里。

父亲因一次意外事故去世得很早，那一年我才六岁，内心还没有留下父爱的轮廓，甚至还未来得及仰望一眼父亲的伟岸。然而父亲的过早离去，却催生了我仰望母爱的早熟。我的家坐落在铜官的窑岭上，那里遍布着成百上千的老龙窑，父亲在世时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制陶技艺，而我和我的两个哥哥都是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在老龙窑脊背上长大的。

据母亲讲，父亲在家乡的窑岭上名声不小，父亲的脾气和手上的力气一样大，还有大碗喝酒的派头十分豪迈，左邻右舍都很亲近他。父亲是家里绝对的顶梁柱，一个人干活，养活一家五口，日子还显得有些宽绰。在一个凭力气吃饭的年代，没有了父亲的日子里是异常艰难的，何况母亲是从乡下嫁到窑岭上，一无技艺，二无力气，而我们兄弟仨尚未成年，那时候的母亲苦啊！起早贪黑从未停歇的背影；挑土、晒泥，托坯……父亲干过的活儿全都捆到了母亲瘦弱的双肩上。

记得日子最艰难的时候，家中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即便如此，过年的时候，母亲就像

明亮青春梦



云雾中的大熊山秋色。

袁送荣

(一)

深秋以独有的魅力渲染着色彩斑斓的大熊山，金黄淌满山的每个枝叶。

蚩尤与黄帝战后，隐居莽莽榛榛的熊山，几千年过去，此地留下蚩尤屋场遗迹，也把蚩尤忠义血性、永不言败的尚武精神流传下来。

又是一个充满幻想，饱含收获的秋季。大熊山木刻画一样的绝美景致，露出山寨欢欣的振兴姿态。

红枫、鸡爪槭、枫香、茶条槭、野柿、红漆、黄栌、乌桕、酸叶石楠、鹅掌楸，是熊山秋红的特别贡献者。

梁瑞郴、刘克邦、汤素兰、赵燕飞、杨丹、刘哲、张雄文、龙红年、范诚、卢子、王彦等作家，也包括我，是熊山秋望的特殊造访者。

(二)

清晨，大熊山涧的金龙溪院“披金戴银”，笼罩着一层朝阳铺洒过的金纱。

小院很美，舒适，静怡，傍在春姬峡谷的上游，溪水在脚下轻轻滑过，带着流心的节奏和留情的诱惑。因其隐匿于山夹窄沟，鲜有人知。“院主”陈明亮的内心灿灿亮堂堂的，他发誓要使出看家本领，服务好作家，让大家见证偏僻山寨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和启梦乡村振兴的飞翔姿态。

在多彩秋色中，明亮一家总动员。“我搞联络，当导游。这个伢仔面相宽和，体态敦实，思路清晰，特别是眼神，就如他的名字，明亮明净，炯炯有神。这条山沟沟里的“金龙鱼”，视野开阔，豁目开襟，真是难得，你要好好培养。梁老师心中已稳稳栽下与明亮的情缘。在小院新修的迎宾亭里，梁老师主动要来笔墨，写下“金龙溪院”四个“梁记”大字送给明亮。临了，觉得现场创作条件还不够好，回到长沙家里后，重新书写，寄到他惦念的小院里。明亮内心充满光明，制成金色大匾挂在溪院醒目处。他要打造山间百年老店，梁老师力透心灵的题字，成为镇院之宝。

明亮没有辜负期望，在晴好天气的默契配合下，把大熊山最美秋色和最悍人

文，完整解读。瑞郴主席情涌心头，“妙笔”《大熊山上两棵树》，以九十多万的点击率，作为对熊山秋望的最高礼赞，对明亮心迹的最好回馈。

(三)

明亮老宅建在西泉寺遗址上，奶奶常住里边。一棵千年雄银杏在屋左坡地上挺秀弄姿，它就是梁老师《大熊山上两棵树》中的一棵，和奶奶一样，长寿又青春。隔着一个山坳，此树与熊山古寺前那株雌银杏，相望越千年，即便就是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爱情，也比不过它俩的坚贞守恒。于林之下，无与伦比；于飞之乐，曾经沧海。

中午在奶奶家吃饭，是作家们最觉惬意的事儿。

木屋里炊烟袅娜，土灶台烟熏火燎，高挂的乌黑腊肉和锅里翻滚蒸腾的菜肴，组成妙绝的炊事美图。近百岁高龄的奶奶，耳朵子聋，但耳根子不软；牙花子没了，但嘴巴子沁甜，她拉着王彦、梦瑶和吴琼的手，操着极具古典美的新化土话，哪管听得懂听不懂，顾自问，顾自答，惹得姑娘们咯咯的笑，像刚出阁的山里妹。奶奶的幸福时光啊，就是儿孙满堂，唠唠叨叨，喂狗打狗。

那餐饭我给取了个名字，叫奶奶家的脱贫饭。两桌子，十几个硬菜满满摆放，几壶新化水酒下了肚，醉开了大家的心花。

明亮告诉我们，这样的菜山里人天天可以吃到。脱贫之后，山里山外都在搞乡村振兴，乡亲们高兴得不行，脚足了劲儿，接续奋斗。

明亮的艰辛创业史和振兴熊山梦，在我的介绍和他的潜移默化中，逐渐被大家所知晓。

(四)

明亮是大熊山林场金龙工区的村民，考上了娄底市委组织部和娄底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招生的村干部定向培养生班。这是娄底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招牌菜”，选育管用新时代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让他们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带头羊。通过五年努力，使全市1800多个村，村村储备一名定向生，点燃星星之火，纵成燎原之势。

明亮响应号召，走出来，考进去，在校入了党，当上了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每到周末和假期，他会回到山里，亲近家人，看护基地，挥舞锄头。有时，在工区书记的组织下，当上“教师爷”，为乡亲们输入致富“密码”。



漫画/傅汝萍

变戏法一样，也会为自己孩子弄几身新衣裳，还会千方百计让我们的小口袋里装上几个小鞭炮，就这些，却是儿时一年到头最美的憧憬，就这些，足够支撑起童年最美的甜蜜。

有母亲的家再穷也很温暖，有孩子的家再苦也不缺热闹。在母亲的操作下，日子和我们兄弟仨不断蹿起的个子一样，慢慢就显露出了生机和活力，看得出，一年又一年，母亲皱纹渐多的笑容中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欣慰和灿烂。

后来家里开起了小店铺，两个哥哥相继娶

了媳妇成了家，而我也走出了母亲的视野，师范毕业后，到了县城的一所学校当老师。

母亲走的那一年，我刚在县城成了家，小孩尚未出世，我接母亲住到了我的新居中，知道妻子怀孕了，母亲很开心，悄悄买回了好多的毛线，为未来的小孙子织起了小毛衣、小袜子，还用针线纳了几双小鞋底。孩子是那年农历11月出生的，而母亲中秋前夕就走了，如今母亲编织的那些小玩意还留存在我衣柜的抽屉里，成为了母爱中尤为珍贵的纪念。

“他是永不停摆的闹钟。才搞起金龙溪院，又栽种六百亩熊山黄精，这个节奏，不仅累翻自己，还会搭上我的身子骨呢。”明亮爱人嘟嘟囔囔地向我“投诉”。不过，小媳妇儿很妇道，也厚道，无怨无悔待在山里，守着明亮的“根据地”，护着明亮的振兴梦。她的唠叨，从来都是饱蘸真爱的“味精”。

明亮一家“挂牌”上岗。明亮是职院学生，溪院“院主”，产业老板；父亲是溪院保安，林下高工，土建专家；妻子是家庭主妇，溪院厨妇，浆洗美妇；母亲是掌勺大厨，保洁大妈，种养大婶。

精美院子，一家子悉心经营，无需外人。这也是大熊山里民居的经营常态。

黄精基地是明亮今年下血本投的资，他看准这个门道，下足“赌注”，把家底子都投放了进去。

离金龙溪院不远的一片坡地上，裸露的褐色土地连绵起伏，灌木丛已被清除，属于明亮志美行厉的地面上，一叶不染，全是愣头愣脑的黄精苗儿。

黄精是新化县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县里举力推进，说也奇怪，这个“宝贝疙瘩”就是喜欢新化的土地禀赋，它认真地生长在灌丛和山坡背阴处，大熊山山高土沃，是黄精“成精”的最佳选择。

明亮手握“宝贝”介绍说，黄精是中药材，学名黄鸡菜、老虎姜，外形与女娄、蕨蕈相似。“仙家以为芝草之类，以其得坤土之精粹，故谓之黄精”。

当晚，明亮妈煲了黄精鸡汤。明亮特意给爸妈老师夹了几片黄精，吃下去后，顿觉神清气爽。邦哥内性纯澈，直言直语，第二天一早就广而告之：吃了大补，一晚亢奋，都睡不着觉了。

(五)

三天过去，依依不舍是离情。明亮一家的开眉展眼，山里人绘就的幸福壮锦，从来不是天马行空的浅蹈，而是精雕细琢的绣花。

没有脱贫攻坚的底色，就没有乡村振兴的亮色，打开文明富裕的外套，里面全是治贫治愚的内涵。明亮的未来不是梦，他明年就要毕业，会如约成为工区干部，带头致富，带领致富，带动致富。

和他一样，所有村干部定向培养生，都会飞到自己的家乡，蹲苗壮粒，芳迈群妍，成为广袤乡村的发展新生代，振兴新力量。

青春梦想，是未来真实而明亮的投影。我和作家们真诚祝福明亮，祝福熊山，祝福祖国。

母亲过了一辈子清贫日子，没进过城市的酒楼商场，也没有随意乱花过一分钱，那时我工资很低，日子过得有些紧，接母亲到县城小住，已是最好的孝顺，但母亲很是满足，也许在母亲看来，我能到县城当个老师，已是家中了不起的荣耀。

母亲走后的许多年里，我每年都会动笔写一些思念母亲的文字，可每次都在泪眼婆娑中放下了手中的笔，我知道母爱永远写不完，母爱是份永远无法报答的酸楚。

母亲临走时，有太多的牵挂没能说出来，但作为在苦水中泡大的孩子，又岂会不懂母亲的心思，母亲担心在企业改制中下了岗的两个兄长家未来的生计怎么办？担心自己走后，我们兄弟之间的脚步是不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稀疏？现在回过头看，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我和两个哥哥家还是和母亲在世时一样，维系得十分亲密，虽然三家的日子都算不上很好，但两个哥哥从未因为我手上有过一些权力而向我提出任何要求，相反还会时常提醒我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体面。我想，在这个有些心浮气躁的时代，这也算是母亲传承给我们的一份难得的操守吧。

从当老师再到当公务员的三十多年里，我更换了许多的工作岗位，也历经了不少的世事沧桑，直至今天，依然平常心一颗，能够如此坦然，不就是因为母爱，早已让所有经历的苦难，转化成了一辈子前行的力量么！

母亲今年九十岁。若健在，脸上的皱纹一定开满了花，而我依然会恭顺地站在她面前，听她讲对父亲的思念还有对我未来的期盼！



杂交稻香忆袁公

向本贵

初冬的太阳挂在广袤的蓝天，像是一张盈盈的笑脸，灿烂，亮丽。安江农校袁隆平纪念园，人流涌动。

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瞪大着纯真晶亮的眼睛，要认真看看袁爷爷的模样。就是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让他们从不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样的滋味。年轻人站在袁隆平雕像前，却是默默地寻思着一个问题，就是这位老人，怎么有那样的本领，将一粒谷种播撒开去，满世界稻浪金黄，遍地丰收景象，人世间从此没有了饥荒。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凝望着袁老的雕像，久久不肯离去。他们的心里，有年轻时忍饥挨饿的经历。那是铭心刻骨的记忆。

我当然也是要在袁老的雕像前久久伫立的。想起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正在农村做生产队长，劳动不谓不苦，工作不谓不努力，田地也不是没有做好，可大家仍是吃不饱肚子。原因有多种，一个重要的问题，稻谷的品种不行。那时，水稻的当家品种，是祖宗传下来的白谷麻谷，亩产三百多斤，想多产，不行。高秆，不经肥，肥了倒伏，亩产三百斤也别指望了。后来，有了新品种珍珠矮，亩产也就四五百斤。再后来，又有了农垦五八，软糯，口感也不错，农民却不喜欢，原因是不发饭。饿肚子的农民，当紧要解决的，不是吃出口味，吃出生活质量，而是要填饱肚子。那年，我们村(那时叫大队)第五生产队有一个年轻人被派去海南制种，回来说，农民吃饱肚子的日子就要来了。一个名叫袁老师的人培育出了杂交水稻，亩产七八百斤呢。他还说，袁老师也跟大家一样，下田劳动，起早贪黑，一身泥，一身水，地道的农民模样，一点都不像培育出杂交水稻的科学家，了不得的。

第二年，上面分下来几斤杂交稻种，名叫南优二号。理所当然是要由着五队栽种了。从春天到秋天，多少双眼睛盯着那二亩水稻。每苑只栽一棵苗，伸手插四苑，人们都不由犯了嘀咕，稀稀朗朗，孤孤单单，能亩产八百斤么。不曾想到，几阵风雨，几缕阳光，一棵一棵孤孤单单的禾苗，转眼就生发出一大丛了，茎秆粗壮，叶片像芭茅，孕育的禾苞有指头粗，抽出的稻穗有三百多籽粒。到了八月，黄熟的稻不更是爱煞人了。

收割的那天，大队支书要五队的生产队长晒了半箩谷子，碾出来，煮了一大锅白花花的米饭，把各生产队的队长全都叫了去，一是要让生产队长们见证杂交水稻的高产，二是要大家品尝杂交稻米饭的口感和滋味，做好在各生产队推广栽种杂交稻的准备。也许，大队支书的另一个用意，深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是想让这些长年累月在田地里艰辛劳作的生产队的带头人，吃上一餐饱饭吧。

端着白花花，香喷喷的杂交米饭，这一群脸色黝黑，身心疲惫的汉子，泪水和惊喜交织。亩产七百多斤，比常规品种要高出三百斤呀，吃不饱肚子的境遇，看来真的是要就此告别。这饭居然还这般的香，这般的甜，这般的可口，还不仅仅不饿肚子的年月将要离我们远去，把吃饭当做享受，绵绵品味，细细欣赏，怎能不把高兴写在脸上，怎能不喜极而泣。

这就是我第一次吃上袁老发明的杂交稻米饭的感受。只可惜，我并没有自己动手种上一季杂交水稻，享受秋天收割黄金稻禾的快乐。离开农村，走进了城市，但袁老培育出的杂交稻米饭，却是一日三餐地陪伴着我。

让我辗转徘徊的，是在离纪念园广场不远处的一个小小的弄堂里，逼仄的小巷，藏有一间窄小的住房。前面是墙，后面是山。光线暗淡，气运潮湿。拖家带口，烟烤火熏，袁老居然在这间房子里住了近二十年。清早，踏着小巷里高低不平的石阶，披着从墙巷里挤下来的晨曦，去他钟爱的农田，一身泥泞，一身汗水，呕心沥血。黄昏，拖一身疲惫，巷道的石阶留一行泥印，回到栖身的住所，粗茶淡饭，匆匆咽下，粗制的木板床，仍不是他要去喘息一会的地方。挑灯夜读，整理资料，回望白天劳作的得失，科研的成败，夜以继日。

也有怀疑的目光向他投来，也有风言风语传进他的耳畔，甚者，还有人把他和他的弟子培育的杂交稻禾子拔掉，丢弃至枯井里。可他从不气馁，仍是执着地向着一个目标攀登。

袁老成功了。可有谁记得，送别饥饿魔鬼，迎来禾下乘凉的当代神农，就是在这逼仄而简陋的地方，生发出要让众生不再有饥饿的伟大心愿，就是在这逼仄而简陋的地方，写出了要让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惊世文章。那一粒神奇的种子，成了人世间的祛饥良药。

袁老一辈子就一个信念，让天下人不再挨饿。袁老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培植杂交水稻。袁也要，累也罢，一心系之，一心往之。今天，我们纪念他，感恩他，还得学习他的为天下众生谋福祉的信念，还得学习他为着一个目标的矢志不移精神。

